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春秋編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王頎修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編卷十　　宋　陳深　撰

昭公 名裯襄公之子齊歸所生在位二十五年在外八年凡三十二年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庚申春王正月公即位 春秋十二公繼未踰年之君者三皆同正君閔之繼般宣之繼赤昭之繼野是已閔以八歲立内無所承雖繼故而不與聞乎弑故不書以志其哀宣之立雖與桓不同然其母私事公子遂遂託之以奪嫡宣公寧不知之故書即位以與聞乎故而如其意昭公之繼子野非故也正也繼正即位正也 胡氏曰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 公羊弱作酌 宋向戌衛

齊惡_{公羊作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_{公羊作軒虎}許人曹人于虢_{公羊作漷穀梁作郭}左氏傳會于虢尋宋之盟也_{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_{宋之盟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_{宋之盟楚爭先晉讓之今虢之會楚公子圍以晉楚迭霸更主夏盟恐晉先之於是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不復歃故經不書盟蓋楚圍用計而欲爭勝也夷狄之專盟其端見矣經於此二後皆先趙武抑强夷而進中國也}劉氏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也胡氏曰公子者其本當稱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

三月取鄆_{左氏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_{謂弭兵之盟}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_{時叔孫在會故請戮之}樂桓子_{樂王鮒}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_{指言求}

貨以請帶為辭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伐莒累已魯國何罪叔出季處叔出使已守國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裂帛示不相逆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社稷可無亢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傳言伐莒而經不書為內諱也言取乘莒亂而得之易也晉楚會諸侯以弭兵而盟季武乃乘莒之隙以兵取鄆志貪利而不顧信義幾陷叔孫以為國羞晉雖未肯遽戮而豹亦殆矣矧昭公即位之始內外未聞德音而首取隣邑以自封殖豈交隣國之道乎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左氏傳秦后子即鍼也桓公子景公母弟有寵於桓如二君於

景如兩君於景公之世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之奔由其父寵之太過雖曰愛之其實害之經不書公子而曰秦伯之弟見秦伯不能友愛而使之出奔也罪在所奔者則以常文書之如公子慶出奔莒是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悼公卒莊公立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公穀作大原大原晉陽縣穀梁曰中國曰大原狄人曰大鹵　左氏傳晉中行穆子即荀吳敗無終山戎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聚卒而戰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本又作隘以什共車更增十人必克困諸阨又克去車故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毁車以為行為步陳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狥

為五陳以相離制步卒為五陳互相救援蓋以道阨難於用衆制為五陳不相聯屬易於進退兩於前兩一也伍於後伍二也專為右角專三也參為左角參四也偏為前拒偏五也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狄為中國患久矣傳文之際連年入寇自成二年晉厲公敗之交剛迄悼公伯狄師不出至是而敗狄再見然晉伯之衰止此矣魏絳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及悼公卒未幾復有伐楚之師至昭十二年經書晉伐鮮虞則外之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輿出奔吳莒子二子長去疾次展輿

莒子遇弒去疾奔齊展輿立奪羣公子秩公子名去疾於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齊雖納去疾莒人先名之故經從國逆例書入展輿奔吳展輿吳外孫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故以國氏不稱公子者以

以其無所稟命自以為公子可立也展輿踰年之君也不書莒子國人不與之亦不君之也然猶以國氏惡崇亂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春取鄆今又乘莒之變恃其徒衆往正疆界以亂為利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公穀作卷　左氏傳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楚公子圍弑其君麇而立乃以疾赴諸侯經不破其偽何耶是時晉伯衰而楚最強中國諸侯力所不能討故聖筆包

顯微之義因之而不革也楚使使如晉求致諸侯復請昏晉皆許之於是大會十二國于申雖內外混淆而中國之列侯居過半矣向戌子產之良咸獻會禮焉遂用齊桓會召陵之禮中國愈弱諸侯皆從于楚矣聖師感世變之若此倘革而正之恐天下後世以楚麇之弑而伯主不問諸侯不討反從之以主盟會則其弑君等土苴耳故因其僞赴而不正其弑逆之辠為中國諱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氏傳公子圍弑楚子右尹子干即公子比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即黑肱也蘇氏曰君弑畏偪而出

二年辛酉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氏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起代趙武為政而來見魯禮也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王也

夏叔弓如晉左氏傳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案傳駟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又與游楚爭娶于徐吾氏徐吾氏歸楚黑怒欲殺之楚知之逐之以戈傷君放楚于吳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為卿又將作亂欲去游氏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專伐伯有而辠一也兄弟爭室而辠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辠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惡鄭伯不討有辠以放乎亂也黑富而怙强鄭人畏之故日肆其惡子產因其疾也數其辠而殺之然亦幸而勝之耳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左氏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

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襚服公之如晉非禮也非禮而往至於見拒然後歸孰若始遣季孫宿行哉　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唯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譏公數如晉見拒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辱也

三年壬戌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公羊作泉卒成公卒悼公寧立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滕小國使叔弓會葬甚矣

秋小邾子來朝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左氏傳旱也大雩凡三說見桓五年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左氏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相親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以自奔書者以其不能君而為臣所脅而出也不書臣之所逐不以臣而逐君也

四年癸亥春王正月大雨雹自冬甫春大雨雹者二陰陽乖戾之氣也左氏載申豐之對歸咎於不藏氷天人之理未必在于此豐季氏之黨佞人也不肯端言其故蓋陰侵陽不入則為雹是時春已三陽陰猶盛而干陽其應為三家專政無君之兆故洊有此災異貽公曾不知懼而思其政之闕失宜乎出亡在外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胡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淮夷淮浦之夷也申姜姓國南陽宛縣

諸侯自夷儀之會晉受齊賂不討崔杼以成齊亂而晉失其政矣宋之盟則政在大夫晉楚始同主夏盟自此諸侯不出者幾十年中國無伯矣楚公子圍弑郟敖自立使于晉求合諸侯晉許之於是諸侯大會于申而楚主之不殊會淮夷楚固同類在會之諸侯靡然從之天下幾何不折而入楚乎周自東遷天子受制於諸侯魯文以來諸侯受制於大夫此年申之會中國受制於蠻荆尚有魯衛曹邾不至厥後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而政日以衰故楚得以逞其欲而無忌憚矣經書楚子於諸侯之上正以病中國之無人也

楚人執徐子 左氏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

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故書人以譏之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 左氏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楚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申屈蕩之子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穀梁傳慶封其齊氏何也為齊討也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不曰楚子會諸侯伐吳不與楚人主中國也執徐子楚意也不以諸侯共執為文而曰楚人執徐子所以甚楚子也

吴之伐執齊慶封者亦楚意也不曰楚執之而以諸侯共執為文不與楚子之討慶封也楚非為齊誅故不繫之以討賊之辭也

遂滅賴賴公穀作厲 賴國今蔡州襃信縣有賴亭左氏傳遂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于賴使鬬韋龜及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穀梁曰遂繼事也許氏曰惡其因義而為利以惡終也 既伐吴執齊慶封殺之令又滅賴楚人之暴甚矣

九月取鄫左氏傳取鄫言易也 襄六年莒人滅鄫此言取鄫者蓋莒滅鄫以為附庸今魯乘莒亂取之爾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案傳初穆子辟僑如之難成十六年及庚宗魯地遇

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予乃勝之及旦宣伯奔齊魯名穆子歸（襄二年）庚宗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女生曰姓謂子也）曰余子長矣名而見之則所夢也號之曰牛使為豎（小臣也）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與叔孫相知於齊歸未逆國姜公孫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迎之田於邱蕕遇疾豎牛欲亂其室讒殺孟逐仲疾急名仲牛許而不名豹餓渴牛不與食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豹庶子（婼）而相之五年仲至豎牛攻殺之昭子曰豎牛禍叔孫氏殺嫡立庶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報父仇也）穆子才智士也少避難偶非其類遂有孽子以符所夢故寵之卒為讒殺二嫡其身亦餒而死蓋由犯禮不慎其始卒迷于愛以致大禍叔孫不徵於理而徵於夢果可恃乎昭子不以豎牛立已為勞亟發其罪遄遇其報天也昭子之識見亦遠矣

五年甲子春王正月舍中軍會本二軍襄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及其舍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以貢于公皆季氏之私意卑公室也經書作書舍志其罪也詳見襄十一年

楚殺其大夫屈申楚仇吳而疑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故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

公如晉左氏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音汝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令政令在家大夫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莊公玄孫懿伯也其人賢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取鄆利人之難取鄆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不憂其所底止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

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公二年嘗如晉為晉所辭至河而復今又復往公之卑弱見侮而不知恥可知矣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氏傳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及防與茲莒三邑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竊地之罪重故不得不錄其人　杜氏注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地譜密州安邱縣有平昌故城莒縣有姑幕故城　魯之於莒鄰國也元年取鄆六年取鄫今又受牟夷以牟婁防茲三邑來奔貪利而不顧義甚矣不五年而取其五邑欲盡其地矣經屢書之以惡內也時公如晉未返而輒受莒叛人三邑惡季氏之專也胡氏曰經於三叛人襄十一年邾庶其五年莒牟夷二十一年邾黑肱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氏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范鞅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

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間音閑乃歸公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音粉泉左氏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蚡泉杜氏注魯地魯東境之地張氏曰晉人方欲止公以魯受牟夷敗莒人大夫之專不顧霸討君辱比書而臯大夫之專可見矣

秦伯卒左氏傳秦后子復歸于秦秦景公卒故也秦鍼奔晉至是歸秦景公卒哀公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左氏傳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楚三邑以報朱方之役五年冬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吳早設備

楚無功而還　越始見經姒姓夏后少康之庶子封於越其先也越國會稽山陰縣　經於楚不遽進之越初見即書人以其為中國患淺與楚暴不同也

六年乙丑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杞文公卒平公立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左氏傳拜莒田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左氏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使視之有馬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襄陵許氏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慝敗國以為世戒而秦漢以來庸君衰季溺心嬖習遠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軌春秋惡可一日而不開明哉

秋九月大雩旱也楚遠罷帥師伐吳左氏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泄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子蕩即遠罷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于房鍾吳地獲宮廐尹棄疾棄疾鬬韋龜之父非公子棄疾也子蕩歸罪於遠泄而殺之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遠泄也而泄伏其誅故書遠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弭兵鋒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吳蓋自是休兵息民國始寖强

冬叔弓如楚襄陵許氏曰四年公不會申既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未能故以叔弓先聘明年而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左氏傳齊侯如晉請伐北燕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即北燕伯

三年出奔齊今將納之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于虢燕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玉爵不克而還

七年丙寅春王正月暨齊平穀梁傳平者成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内曰暨爾雅曰暨及也孫氏曰齊來求平不得已而許之故曰暨且明非魯志也　齊强魯弱以魯婚吴附楚也故來求平

三月公如楚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來召公三月公如楚　魯昭本欲如楚雖無薳啓彊之召亦往也去夏而從楚經特書以貶之也

叔孫婼如齊涖盟穀梁曰涖位也内之前定之辭曰涖外之前定之辭曰來　始齊欲我平

魯不得已而與之平今乃使𨚍往涖盟我
所欲也彼既求平而又往盟是反畏之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襄公卒孔成子立靈公元穀梁傳鄉曰衛齊惡在元年今曰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來也王父名子也盖言人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有生在世子前王父名之者則亦不改也親之所名臣雖欲改君不當聽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名于王父王父沒則稱王父命名之

九月公至自楚公如楚凡六月而返書至幸之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襄陵許氏曰季武子相魯作三軍舍中軍唯已所利

取鄆瀆盟敗諸侯約幾陷名卿以為國憂則知昭公乾侯之禍其專欲不忌之習非一日也

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丁卯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氏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不曰公子招而曰陳侯之弟招親之者所以甚招之惡也哀公昏迷溺愛而以公子留屬其弟招與過而輔之哀公首禍固可罪也招以叔父之親不思宗社之重而違君之惡殞冢嗣以立庶孽及其禍作哀公亦憂恚自殺以致楚滅陳而縣之招之罪大矣

叔弓如晉左氏傳晉侯築虒音斯祁之宮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虒祁地名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卽子太叔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當楚之强暴專盟橫行中夏晉侯於此時宜與二三忠良深慮遠圖思所以制之之道方且侈汰自安唯宮室是崇是可弔不可賀也吁晉文之霸政衰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左氏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告立留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為君何以稱公子留立於招未成君也

秋蒐于紅杜氏注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劉氏傳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然則曷為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曷為不得與於蒐三家者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爾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公子招歸罪於過而殺之以說於楚過與殺偃師經以招首事書招而不及過今雖招殺過然過與殺偃師之罪重招殺過之罪輕不與招之殺過也故以陳人自討為文招所以不死而得放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左氏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偃師之子圍陳宋戴惡會之十一月壬午滅陳

招殺世子之賊也楚子執而放之陳孔奐無辠之人也楚子殺之楚靈暴虐無道滅人之國而淫刑以逞不仁之甚也經直書之惡楚也

葬陳哀公穀梁傳不與楚滅閔之也泰山孫氏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為文所以存陳也

九年戊辰春叔弓會楚子于陳左氏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不行會禮故不揔書楚滅陳諸夏之大夫震慴不名而至皆旅見于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是年楚滅陳以穿封戌為縣公

許遷于夷左氏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

熈郡許畏鄭欲遷故經以自遷為文

夏四月陳災楚滅陳已縣之矣及災經猶書陳災公羊謂存陳也此後五年而陳復天未絕陳陳未亡故也仍書陳災者中國無滅於夷狄之道也書滅以罪夷狄書陳災以存中國

秋仲孫貜如齊左氏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盛聘以結好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今復修盛聘得繼好息民之禮也

冬築郎囿築苑囿於郎也昭公為强臣所制不思危辱將至方且築囿於郎郎非國內乃遠地也徒知從事游觀之樂豈急務乎

十年己巳春王正月齊欒施來奔齊欒施高彊嗜酒信內多怨彊於鮑氏而惡之

陳鮑及其醉而攻之欒高戰不勝來奔不書高彊非卿也齊政歸陳氏久矣欒高陳鮑之伉也欒施高彊既奔則陳氏由此益大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左氏傳平子即意如伐莒取郠音梗莒邑獻俘始用人于亳社亳社殷社魯有殷社所謂亳社是也至是魯始以人祭殷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杜氏注取郠不書公見討平邱故諱之十三年平邱之盟不見公公不與盟又執季孫意如以莒告魯伐之故也胡氏曰已舍中軍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為己私耳

戊子晉侯彪卒左氏傳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左氏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宫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左氏傳宋平公卒元公立杜氏注無冬闕文公羊成作戍

十有一年庚午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左氏傳楚子在申名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

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吴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　蔡般弑君父而立其罪固不容誅諸侯不能討十三年矣楚子誘而殺之遂滅其國執世子以歸用之其心本非除逆特利其土地以詐取之而肆其虐耳故經惡楚子而名之不與其為討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昭公方有母喪而不廢蒐況大蒐非諸侯所當行是越禮之中又越禮也夫喪不貳事果有外侮闗於社稷則不得已而行之今之蒐可已而不已昭公在疚曽無一日之戚其心喪矣宜乎祓出

而卒不返矣比蒲地譜是會南鄙之地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左氏傳孟僖子即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盟會以安社稷故䖏盟謂之禮杜氏注祲祥地闕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魚靳切地闕　晉韓起率諸侯會于厥憖謀救蔡也經不書救蔡以其畏楚而不能救也楚自會申之後滅陳圍蔡愈肆其暴晉為盟主恬不之恤惟苟吴以為不恤亡國將焉用之兹役既合天下之兵而不能救徒遣使請命于楚而楚弗許是示之不能而楚益驕且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得以行其虐也然書此無貶者聖人感世變若此故略之而不復以禮義望諸侯矣此後間一貶之而又不忍

終棄之也

九月已亥葬我小君齊歸齊歸昭公之母齊謚也左氏傳葬齊歸公不慼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穀梁作友左氏傳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杜氏曰用之殺以祭山楚子而曰楚師惡而貶之也惡其用衆而不與其滅也君沒未葬或已葬嗣君稱子令蔡侯死於楚其喪未至况當危難窮迫雖立不成乎君故但稱世子楚自四月圍蔡世子有守禦至于十一月凡八月而力屈被執楚以有不服故以其歸而虐用之有之效死勿

去為子道盡矣故不沒其世子之名春秋滅國者多矣未有如此暴者書誘書圍書滅書執又書其虐用之故特詳記又稱時稱月稱日以慎之盖以傷中國之衰微而甚惡夷狄之殘忍不道也

十有二年辛未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年燕伯款出奔齊六年齊伐燕欲納之受燕賂不克至是始納之于唐高偃高傒玄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左氏傳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而未得至于燕也燕伯三年出奔名之今納之不名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同盖國君非臣下所當逐入于夷儀納于陽不名以正君臣之分也以燕之臯未至如衛朔衛衎鄭突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凡諸侯之奔有書名者有不書者書名者罪失守也不書者皆被兵出奔恕其力不足也出入皆名者皆有惡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鄭簡公卒定公立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左氏傳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

公如晉至河而復左氏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鄭之役六年公伐莒取郠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五月葬鄭簡公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羊作然穀梁作虎 左氏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當貶楚子信讒殺其大夫不當貶成虎不能行傳以名為貶未可以一槩論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左氏傳季平子（即季孫意如）立（立在七年）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即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子謂慭）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介副使）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為季氏不禮謀去季氏而立公子慭不克而事變慭不得不奔其志則忠於魯也杜氏以謀亂故書名謬矣

楚子伐徐左氏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五大夫）帥師圍徐以懼吳（徐吳與國圍之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為之援

晉伐鮮虞（鮮虞白狄別種也在中山新市縣古鮮虞國子姓）左氏傳六月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

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昔陽肥國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冬伐鮮虞因肥之役也經書晉伐外之也惇信明義君子之道也懷利尚詐小人之道也晉假道鮮虞聲言會齊乃滅肥又伐鮮虞是行小人之事故外之昔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書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特書晉以外之時楚滅陳蔡而晉不救以其力不能故不復罪之能伐鮮虞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絕意中夏而棄諸侯也何以言盟主故春秋外之以著其罪也

十有三年壬申春叔弓帥師圍費費魯邑南蒯為季氏宰此邑以邑叛故叔弓以兵圍之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胡氏曰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上而不忠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下而不禮其臣

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 蒯之叛雖以季氏不禮之故而其所以欲去季氏以強公室則未為不忠於魯故難以叛書之但書使大夫帥師圍費亦見季氏雖強而家臣不服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乾谿在譙國城父縣東竟 楚子審 共王 有子五人曰昭曰虔曰比曰黑肱曰棄疾審卒昭立昭卒昭之子麇立虔弑之而自立比出奔晉黑肱奔鄭楚虔立十三年棄疾為蔡公觀起之子從在蔡矯蔡公命名公子比與黑肱入襲蔡奉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 音郎 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 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靡失職者 以入楚因正僕人 太子近官 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楚子虔縊于芊尹申亥氏比之歸非其謀也亂始於觀從而成於棄疾以比為

名而已為君非比志也比不志為君迫於觀從棄疾而以身許之以致虔虔死則雖不弑君而弑君之名比尸之矣　比之歸虔猶在楚不曰入何也觀從名之蔡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也　棄疾為蔡公志於簒久矣而觀從名比之至乘諸失職者之亂既已致虔之死又殺其子大惡則比當之矣比既無能無德而棄疾安肯使之坐享其位故譎計以恐之使之自殺則棄疾之志得矣其謀亦巧矣哉故春秋於比不以討賊辭書者殺之不以罪也故以兩下相殺之辭書之比雖立而曰公子比亦不以為君也然比凡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肱為令尹棄疾為司馬以長幼之序立之也春秋誅其意歸罪棄疾而無所隱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公子比鄙懦人耳初觀從名之也非有為君之心從挾之入楚立之為王從又說之殺棄疾不從乃行其行也從未必不反為棄疾謀及棄疾使人徧呼國中逼之自殺視比

之行止死生皆聽人自為略無所能則棄疾安肯君之哉比雖立而不能君其國故經不稱君但以公子書之又不以討賊書原棄疾之意在於伐比而非討之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今在開封府封丘縣東漢志尚為平丘縣

左氏傳晉成虒音斯祁宮也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郠在十年郠莒邑魯取之晉將以諸侯來討為莒討魯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于吳秋晉侯會吳子夷昧也于良下邳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叔向弟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　晉之合諸侯止于此矣雖能張中國之勢未足以服荆楚也王人與十三諸侯會兵車之盛固足以使强楚知畏陳蔡滅國一日俱復然徒耀

以兵威而不以德異乎桓文矣自平邱一盟之後訖于召陵諸侯不出者二十四年至若鄟陵一會參盟復作自齊威以來未之有於是再見自是晉不復主盟而齊專盟矣晉之霸業自是而不復振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 書同盟者以齊人不欲盟要之乃可鄭伯滕子邾子又皆從楚非一日今一旦會盟不得不疑是以必為之同盟冀其自此無復有異矣再書平邱者胡氏曰惡之也惡其德不競而矜兵甲脅持之也

公不與盟 此會以邾莒愬魯取鄆故意欲討魯今將因會而執季孫意如故怒而不使與盟雖一時似有沮喪之辱而此盟不與得免於罪實為幸也此非國惡故聖筆不諱而書之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晉執意如亦伯討也何以書人曰季氏專魯無君意如尤甚信可皐晉不能以大義廢之使三家臣順徒信邾莒以魯數侵不能共晉貢而遂執之安得為霸討故稱人以皐

晉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吴歸于陳蔡周宗室陳虞舜後

楚靈彊暴一旦滅之伯主不討諸侯不救楚平立乃復之諸侯若不聞焉則是二國之命制于夷狄也聖筆以陳蔡自歸為文所以折强夷而存中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國復乃葬凡三十一月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也陳蔡之復聖人舉王法以治蓋陳蔡者先王之建國非楚可滅而可復也故書爵歸言二國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左氏傳公如晉荀吴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

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公不與平邱盟又以季孫意如在晉故再如之晉人辭焉至河乃復晉彊而魯弱甚矣

吳滅州來　左氏傳吳滅州來楚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人民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州來楚邑也不言吳師師不言侵伐于以見其滅之易

十有四年癸酉春意如至自晉　大夫不至見執而後至亦危之也不稱氏前見也以一事再見卒名耳　意如被執子服惠伯湫也從意如之歸以子服私說荀吳之謀以利動之也晉之政可知矣

三月曹伯勝卒武公卒子平公須立　夏四月夏四月凡十一詳見桓九年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左氏傳莒著音除邱公卒郊公著卯子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卯之弟庚輿共公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迎庚輿於齊　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春秋書法表見王道而已不誅其人若鐸類者多矣此意自韓愈發之韓愈詩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

十有五年甲戌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公羊作夷眛卒王僚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魯武公廟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左氏

傳禘合祭于武宮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籥羽舞也方入而大臣卒故去樂而終禘祭之事春

秋常事不書此記

禮之變而書之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蔡臣也楚平以其忠於舊君而

信之費無極楚之讒人也惡朝吳之

寵以計害之使蔡人逐朝吳出奔鄭楚平不察無極讒

慝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可不畏哉聖筆志朝吳出

奔為後世

戒之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左氏傳晉

荀吳伐鮮虞圍鼓白狄之别克之

以鼓子䳒鞮歸帥師伐鮮虞凡三

冬公如晉 左氏傳平邱之會故也平邱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 公不以不與平邱為恥而往如之屢見辭於晉今又復往微弱甚矣

十有六年乙亥春齊侯伐徐 左氏傳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 徐地下邳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甲父古國名 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 為小國害 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襄陵許氏曰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遠略以齊之强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霸可也區區務乎伐徐伐莒之利志亦卑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蠻公羊作曼杜氏注河南新城縣有蠻城今伊闕縣新城也 左氏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信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蘇氏

曰楚子誘蔡侯殺之名而書地以其殘害中國疾之也誘殺戎蠻不名不地其類相殘略之也戎蠻不名告略也

夏公至自晉左氏傳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公至自晉子服昭伯子服回也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魯昭朝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問其罪而止之昭之懦可知矣責其自強必不能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旱也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十有七年丙子春小邾子來朝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朝魯也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雜處非肅畿輔別內外之義也晉滅之舉荀吳名氏非褒辭也纔得無貶耳晉以其貳於楚故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心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伐謂參伐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北辰北極天之中也迷東西者常視此以別心伐何以書記異也左氏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孛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魯大夫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示人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鄭裨竈言

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胡氏傳大辰心也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争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名伯立子朝歴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于宿也當是時吴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所感固將壅吴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吴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卿獲惟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矣

楚人及吴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言戰不言敗勝負均也春秋伐者爲客見伐者爲主吴伐楚戰于長岸先書楚人主及客也　楚彊非吴之敵今長岸之戰勝負適均由楚德不競故其彊易弱經特書

之于以見强之不足恃也

十有八年丁丑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平公卒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左氏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愼曰魯大夫是謂融風火之始也融風木也木火母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前年有星孛于大辰裨竈豫言四國同日火今已驗鄭子產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而寛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裨竈雖言之於先子產以天道遠亦不深信遂不聽竈以瓘斝禳火但修德以德消變耳

六月邾人入鄅音禹又音矩妘姓國在琅邪開陽縣今屬沂州臨沂縣　邾人乘鄅人耤稻盖履行之若今踏田也襲之遂入盡俘以歸邾反鄅夫人而舍去聲其女不義甚矣故明年致宋之伐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白羽一名析楚邑今鄧州内鄉縣　許自夷遷葉今復畏逼於鄭楚人遷之白羽皆以自遷為文盖許志也

十有九年戊寅春宋公伐邾左氏傳鄅夫人宋向戌之女故向寧戌之子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邾邑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胡氏曰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師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氏傳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

奔晉書曰弒其君穀梁傳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許悼公瘧世子止進藥公飲之遽卒夫疾瘧未足以致死飲其藥即死豈非藥之誤以致死乎觀左氏所記世子出奔與穀梁所載止悔恨之言則因藥誤而死無疑矣誤以藥殺亦猶弒也其心雖異乎商臣蔡般之所為而春秋一以弒書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加之大惡所以遏簒弒之萌爾使後世凛然知懼以過誤致君父死猶被此惡名不少恕果有簒逆之惡安可逃其罪乎此聖筆垂訓之意也

已夘地震　石氏曰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廹而不能烝也　地震凡五詳見文九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氏傳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　莒邑使孫書伐之　孫書陳無

守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託身紀鄣之邑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仇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以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賊不討何以書葬曰止非躬踣乎大逆也其出奔哀毀自責可以見其心也公羊謂經書世子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聽治其罪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二十年己卯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莫公反又音夢今曹州乘氏縣古鄸城也言自鄸者大夫有罪待放于境而後出奔也胡氏曰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賢之為公子喜時子臧也之後賢

之也喜時能以國讓以其賢者之後苟有善焉斯進之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盜衛司寇齊豹也縶衛襄公長子也縶有疾弟靈公受其國縶狎齊豹奪其司寇與鄄邑又惡北宮喜褚司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討豹遂與此三人作亂殺縶齊豹非卿書盜者目罪人之賤者也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累及衛侯也謂衛侯俾兄與政縱其無禮於大夫又不能制其母春秋貶靈公無政刑致盜賊竊發兄死幾亡其國故直書之以著其罪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寧公羊作甯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華亥誘羣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刧之取太子為質公不忍其詢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　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刧公其專恣悖逆甚矣公不忍而攻之一日而三卿出亡君臣之道喪矣宋之亂自

此而未巳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平公卒太子朱悼立弟東國賂楚費無極計以出朱故奔楚而東國簒立昭二十三年卒

二十有一年庚辰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公即位通嗣君也左氏傳晉士鞅即范獻子來聘叔孫即昭子為政季孫平子欲惡諸晉憎叔孫位在己上欲使得罪於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鮑文子歸費在十四年為七牢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卿位卑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卑晉國也將復諸寡君言歸告君討魯罪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為哀七年吳徵百牢起本襄陵許氏

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自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羊作畔宋司馬華費遂之子貙及多僚相惡多僚譖貙于公公將逐之貙殺多僚劫費遂以叛而名亡人華亥等華向入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南里宋城内里門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華向等與宋分國而居之名吴楚以自救齊師宋師敗吴師遂敗華氏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吴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赭邱大敗華氏楚薳越帥師逆華氏諸國大夫遂出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向前年抗君背國結黨而出今年因華貙名之復入于宋南里以叛為人臣而悖亂構禍若此所當誅滅而不赦今入宋而戰敗宋師既圍之於内諸侯助之於外何患賊之不得也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息於救患

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諸國大夫救宋經皆不書聖人之意可見也想其時叛臣用守圍內至急必行賄於諸國大夫不然何滅叛垂成而欲縱之也度諸大夫又慮楚援無功或致怒楚不肯盡力誅叛俾宋逸之失此之舉亂臣賊子無忌憚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左氏傳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至相過也二至長短極故言相過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陰侵陽是陽不勝陰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叔孫婼曰子叔卹輒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八月乙亥叔輒卒見上文

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氏傳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朱之叔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　楚嘗誘蔡侯般殺之又執世子有用之東國欲奪國賂楚楚權姦出朱而立朱奔訴于楚不克以權姦為之謀以阻之也然二子棄中國忘世讎其惡甚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　晉克鼓在十五年鼓屬鮮虞　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公如晉至河而復凡五詳見昭二年

二十有二年　辛巳　春齊侯　景　伐莒　左氏傳齊北郭啓　齊大夫　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　莒地　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

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于稷門齊地門也之外莒於是大惡其君為明年莒子來奔傳襄陵許氏曰齊景矜忿貪欲不務反德而亟伐人國以誅莒於稷門矜而自功惡能及遠哉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氏傳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寡君請受而戮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華向叛逆之罪不可勝誅宋師圍之必可勦之也諸大夫畏楚之救請縱之俾楚有功亂人得以逸宋洎諸國大夫俱可罪也

大蒐于昌間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大蒐于昌間公不與非禮也蓋不得與爾襄陵許氏曰八

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刺大夫咸强公失其政兵戎是務而禮防不興上下相與以樂慆憂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蕃殖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以刺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氏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王與賓孟即起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獻公劉摯伯蚠劉狄穆公單旗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子朝有欲位之言故劉蚠惡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故欲因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猛蓋太子壽之母弟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猛次正故劉單立

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亂故速石氏曰魯使會天王之葬者二叔孫得臣葬襄王與此叔鞅葬景王是也魯公不親往而使大夫非正也

王室亂王室亂景王為之也景王太子壽早卒次立王單子奉子猛為王而子朝結黨作亂書王室亂者言亂自內作猶若一家之亂也昔襄王子帶之亂與此同何為不書曰成晉文之功也一定襄王而亂不復作也今子朝之亂而特書傷晉文不復見而無以治之也不先書王室亂何以書後事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單奉子猛為王而子朝作亂故出居于皇以避之猛未

踰年稱王成猛之為王以猛為宜立也出而言居如成
君也其言劉子單子以王猛者子朝亂猛位未定進退
在二子也二子卿子爵皇周地河南鞏縣有黃亭未
踰年不可稱天王稱王繫名乃王者在喪之常稱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郟鄏今河南洛陽也即所謂成周也不言
成周而言王城以未得國也再書以王者見
劉單挾天子專國柄也其言入于朝難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左氏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雖未即位周
人謚曰悼王不成喪也釋所以不書王崩已丑敬王即
位猛母弟王子匄館于子旅氏周大夫不崩不葬降成
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時十月官籍談荀躒以九
州之戎即陸渾及四邑之師納王十二月晉籍談荀躒
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等處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
詭取前城及圍郊其始皆內懷覬望無救難之實也

王室之亂若此天下卒無諸侯之助匹夫之
救故雖有晉之師畢至而春秋皆不書之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壬午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案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邾邑
武城人塞其前道徑魯之武城斷其後之木而弗殊弗
絕之也邾師過乃推而蹷之推斷木而蹷仆於地以絕
邾師走路遂取邾師言易也獲徐鉏邱弱茅地邾人愬
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謝取邾師之罪傳言晉人
來討何其愬之急而討之速而經不見蓋魯取
邾師度邾必愬于晉故令叔孫往聘以抒其事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書晉人貶晉執使人取邾師非
使人之罪言執我行人甚晉之罪也魯取邾師邾愬于
晉晉為盟主當問魯之罪可也今執其行人豈其罪耶

故書晉以人貶之也晉雖執叔孫問罪卒不能屈而歸之安能使邾之心服而魯之知懼也晉伯於是乎衰矣

晉人圍郊左氏傳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王師晉師也郊子朝邑癸卯郊鄩潰二邑子朝所據丁未晉師在平陰今河陰縣王師在澤邑周地王使告閒子朝敗故敬王使人告閒暇於晉庚戌還　呂氏曰當時王必以為無假晉師故使之閒晉師歸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因郊之潰遂取子朝不如後日之難也　胡氏曰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也　張氏曰既不書晉師之納王又不書郊潰而特書晉人圍郊則晉之勤王不力縱賊不誅以貽後患之罪具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東國假楚以計簒國今朝楚而卒于楚屈已事讎不二年身死于外亦可誅也東國卒昭侯申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左氏傳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莒大夫率國人逐之烏存執殳道左庚輿過之遂出奔幸而免耳齊人立郊公為君而不仁幾何而不亡其國庚輿入國不書書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音甫楚地安豐縣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左氏傳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令尹楚師熸音尖火滅為熸言軍中無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

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整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吳壽夢子）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沈胡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吳師）三國奔楚師大奔　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别皆取以辨上下定民志　書胡沈以自滅為文皆以其自取滅亡深惡之也　不書楚者吳知楚令尹亡將卑而六國心不一以譎計又以晦日忌戰出其不意不待成列先誘三國戰三國敗而獲其君諸侯奔而楚師亦奔故不書也　傳初言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則楚師同在此也楚雖不喪師而大奔亦敗也不然薳越何肯自縊而不歸也經特

以楚未嘗與吳
戰故不書楚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天王王猛之母弟敬王匄也既葬踰年臣子可以天王稱之矣經直書之所以明天下之君也居狄泉以避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居此言未得京師也尹氏尹文公圉周世卿也不書爵不書名字曰尹氏譏世卿也書尹氏立王子朝猶曰尹氏所欲立也將欲王天下而尹氏以世卿擅國獨欲立之則莫之與矣經既書天王居于狄泉繼云尹氏立王子朝簒辭也其惡不待貶而自見矣

八月乙未地震地震凡五詳見文公九年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七如晉一見止四見拒而不得入今書有疾乃復公羊

氏所謂殺恥也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公累如晉而累有見卻之辱曾不知愧微弱之甚豈能自立哉宜乎見制權臣而卒于外也

二十有四年癸未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俱縛切卒孟僖子也

婼至自晉公羊作叔孫舍胡氏從之晉執婼而釋之以歸故書其至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傳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公羊作鬱釐

冬吳滅巢左氏傳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行吳疆界將侵之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

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亡守巢鍾離二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胡氏曰巢楚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入巢著入郢之漸四隣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甲申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案左氏傳鄭子太叔見晉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會于黃父謀王室也

王室之亂今四載矣晉為方伯帥諸侯勤王平難特反掌耳乃命大夫出師圍郊之後不出者又二年王子朝之黨日熾敬王出居狄泉有東王西王之分二十四年三月方使士景伯問周始絶子朝之使及六月鄭子太叔至晉有言方議明年徵會黄父又皆使大夫往養亂至數年而後定京洛交戰喋血敬王出入靡定晉侯曾不以王室為憂愧乎厥祖文公矣果以大夫而定王國政在大夫權移于下實啓將來之禍未艾也黄父即黑壤晉地

有鸜鵒來巢公羊鸜作鸛左氏傳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魯大夫曰童謠有之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云云公羊傳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何氏曰宜穴又巢權臣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為季氏所逐范氏曰鸜鵒不渡濟非中國之禽故曰來飛之類屬陽得氣之先

鸜鵒不踰濟今至魯其徵見矣書有以非所當有書來巢非所當巢物失其性而反其常異之大也季氏以臣抗君昭公出外是其應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傳再雩旱甚也 魯旱甚不聞省躬修政而從事禱祠之末一月而再雩瀆神者數烏能消變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魯昭孱弱不能自立久矣一旦不忍一朝之忿謀於羣小欲去强悍之季氏何不思之甚也季氏擅權凡四世矣得衆之久豈易圖之昔宣公末年歸父欲張公室而未能豈區區稠父所能去之哉宜乎見逐于外也書孫于齊不言奔諱之也次止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陽州齊魯境上地

齊侯唁公于野井左氏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平陰齊地在濟北今東平府平陰縣公先至于野井濟南府禹城縣東野井亭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杜氏注齊侯唁公公不敢遠勞故逆之往至野井唁慰安之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昭公不量力欲攻季氏不克為季氏廹脅而出往齊求援欲假齊之力伐季氏齊侯遠唁禮與辭雖足觀特末耳而卒無為公討强臣復國之實意豈非陰與季氏予經書唁公實貶齊侯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叔孫昭子魯之良大夫也昭公孫于齊昭子自闞歸見季孫謀納公季孫許之而異志昭子憤其見欺祈死于宗戊辰卒杜氏曰恥為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左氏傳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己亥卒于

曲棘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錄之杜氏注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外黃城在開封雍邱縣胡氏傳宋元季孫意如之外舅元公夫人曹氏生女妻意如不此之顧而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恤其私親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鄆季氏邑魯之所有齊侯取以處公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外取邑稱人齊獨稱侯者以齊有方伯討不登畔人之意所以異之也惜乎齊侯不能以義討季氏使公得復國而徒假之以力取邊邑以居之非正也故書取焉取易辭也魯昭不能取而齊能取之以此見昭之微弱不能自有其國而他人是望可哀也已

二十有六年乙酉春王正月葬宋元公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陽州齊魯境上齊侯來見之亦可以言至自齊也今居鄆則入魯境其書至宜也猶在外故書地見為季氏所拒而不得入國也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胡氏謂書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　齊侯遠唁賂公盡其辭禮而實有拒之之意取鄆以居之使之於魯境僅得有所處而其實陰與季氏使之得以恣其專齊侯無急義救患之心洞見矣經止書實事而義見於言外季氏之罪自可知也

夏公圍成成孟氏邑也孟氏得民久矣公假齊師之力圍之者成不服而拒守也見國內知有季氏

而不知有昭公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音專又音團左氏傳謀納公也此參盟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矣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公圍成而鄟陵之會至書居于鄆明不得成也齊謀納公已而不果納公復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盈本案傳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天王入于成周盈黨子朝知其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子朝及召氏之族

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　成周今在洛陽城東三十餘里故城即周公所營下都也王城今河南城武王定鼎于郟鄏至成王在豐使召伯先相宅卜澗水東瀍水西而營洛邑是為王城子朝作亂居王城今雖奔楚尚有餘黨敬王畏之徙都成周　經不言歸而言入以著即位于外也亂之萌也皆景王寵庶孽以搆禍其危甚矣亂至數年而後定聖筆特書于魯史以垂世戒也

二十有七年丙戌春公如齊自鄆行也公至自齊居于鄆左氏傳言在外也公在外邑故書地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左氏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邑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楚莠尹然工尹麇音君帥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

鱄設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鱄設諸寘劒於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鈹交於胷遂弑王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皆僚母弟吳子壽夢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僚夷末之子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宜歸之光不當立僚也故春秋不書光弑僚而稱國以弑者罪當時秉政之大臣也大臣置君使內外物議厭服庶幾國本定而不搖若出於私意立非其正未必不貽禍將來也經之稱國以弑其旨微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 案傳稱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宛為費無極所惡讒之於子常設詭計陷之而宛不察甲兵豈宴享贈遺之物無極俾陳之以與子常無異戲兒童而宛特信之何蔽之甚也宜其蹈殺身之禍是時楚平昏虐囊瓦貪殘以無罪而殺楚之良俾讒諂得以肆其毒故稱國以殺

罪累上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案傳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樂祁犂衛北宮喜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拒之曰二子皆圖國者也而納魯君請從二子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季孫逐君衆所疾惡范鞅貪而志賂反道季氏之善使少知義肯如是乎其人不足取也然經無貶辭以有戍周之善故序而不略也　文十五年諸侯伐齊齊賂晉不克還經於是略而不序　扈京兆府鄠縣扈鄉

冬十月曹伯午卒

悼公卒弟聲公野立

邾快來奔

快邾大夫不氏略之也邾之臣來奔者書之邾與魯隣國而聚其逋逃經悉書之以示譏

也

公如齊自鄆行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丁亥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六月而葬緩

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在魏郡晉境内邑 公如晉求援次于乾侯以待命晉不答焉此明年所以復居于鄆也公連年如齊而不見禮今又如晉而不得入其窮辱若此齊甥舅之國而晉又盟主皆與季氏而不見恤中國之伯政衰矣 公至晉子家子請次竟以待命而公弗聽晉人請復于境而後逆公已在外有一子家而不用其言則公之自任以取辱宜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定公卒獻公蠆立

六月葬鄭定公三月而葬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頃公結立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戊子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杜氏曰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　前此公次于陽州而書公至自齊者齊侯見公也今言至自乾侯者晉侯不見公也所以深罪晉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不得入于晉也高張高偃子唁公稱主君大夫稱主君比魯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公為齊所卑故復適晉冀晉見恤

公如晉次于乾侯再如晉亦不納公既無所往姑次于乾侯　昭公至自齊居于鄆三至自

會居于鄆一至自乾侯居于鄆一書至書居所以存君也公播越于外不獲其所而魯國君臣之義其可絶乎下書公在乾侯亦此意也　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晉坐視而不之救齊徒唁之而未嘗見恤

亦何濟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潰散也民散而逃去也公居鄆四年無德以懷其民民畏季氏之威而不安嘗以公而敗于且　音苴　知矣今潰而叛去之公尺地一民無有也往于乾侯聊復寄耳　書鄆潰如鄭棄其師梁亡是也

三十年　己丑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經每歲首月書公在乾侯者存公也公居于鄆猶魯地也客寄乾侯晉地也非其所矣必言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其罪權臣貶諸侯之意具見矣　襄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以其留於夷狄為失其所故亦書其所在因以譏之也今之書在以公在外不敢遽無公也其於君父之義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上聲疾卒頃公卒定公午立

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而葬速

冬十有二月吴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案傳吴子執鍾吾子遂伐徐己卯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吴子吴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不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常山劉氏曰齊滅譚譚子奔莒楚滅弦弦子奔黄狄滅温温子奔衛國滅君奔皆不名春秋之世强陵弱衆暴寡而滅人之國其君力有不勝而奔者於其國義未絶也訴於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邦可

復矣焉可遽絶之哉唯徐子章羽獨名者以既服吴而奔楚安有興復之志乎故名之以著其絶也

三十有一年（庚寅）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音歴）于適歴（適音的晉地左氏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名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侯名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歴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言魯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絶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扈之會晉欲納公范獻子受季孫之貨而還季孫必用意深結獻子令晉使荀躒來將以納公而獻子又私謂季孫

令必來季孫如會何晉不罪季孫反與之會皆季孫善於要結晉卿為之蒙蔽而不見其惡季孫包藏姦慝善於言辭繆為禮遜所謂象恭滔天者也晉定為下所蔽不能燭其姦其昬可知安能主夏盟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襄二十五年薛與盟故書獻公卒子襄公定立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氏傳季孫從知伯 即荀躒 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 謂季孫 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 言晉君恐不獲納君之罪 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 言且歸攝君事 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

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魯昭既出如齊如晉皆不見納徒使使來唁特虛禮耳昭之庸劣執敵固不足道君也季氏以臣出君可乎齊晉不明君臣之義為季氏要結其卿以自固卒之寵姦成亂不知從自及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氏注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左氏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也許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辛卯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口暫反杜氏注公居乾侯遣人取之石氏曰非公意也如取鄆取鄆之比杜氏誤　闞東平須昌縣有闞城魯羣公墓地今東平府

須城縣東平鄆州　昭公之難叔孫自闞歸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蓋魯地也

夏吳伐越左氏傳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歲歲星也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果滅吳去此三十八歲　吳報越昭五年從楚來伐之滅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左氏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所當城

之丈數揣高卑度高曰揣度厚薄仞溝洫度深曰仞物土方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議遠邇議役徒之遠邇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財用知費幾財用書餱糧知用幾糧食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賦所當城丈尺書以授帥而更效諸劉子帥諸侯之大夫效致也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成之此變之正也孫氏曰城成周者不與大夫城京師也天子微諸侯又微故諸侯不城京師而大夫城之是天下無諸侯也故云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以惡之張氏曰敬王遷都成周因諸大夫城之而以成周書紀實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氏傳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薨路寢為失所魯自季友受費為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昭公憤其太專攻之不克而出如齊如晉求援而不

見荅晉雖欲納公不思逐季氏使公從晉而入亦仍制於季氏故昭公不肯入而卒客死于外而當世之於季氏則亦莫之罪也吁人心至此禮義絶滅惟知有勢利耳故經于公之出魯國政事皆不載但書公所在葢聖筆誅權臣存大義也

讀春秋編卷十

讀春秋編卷十一

宋 陳深 撰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 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壬辰春王 昭公於去年之十二月薨于外二子公衍公為季氏惡之而廢嫡將立公之弟公子宋至六月公之喪至五日而宋始即位宋非受之先君受之于季氏自正月至六月魯國無君而正朔無所承故經但書春王二字不書正月略之也所以抑强臣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大夫韓不信城成周以仲幾不受功擅執之而不以天子之命又不以歸京師故經書以疾之其專執無君之罪具見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昭公喪至而即位示有所繼也當不崇朝即定又奚待六日乎蓋意如有所制也書之以著其惡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昭公薨于乾侯暴露六月喪始至會七月而後克葬季孫猶欲溝其墓域而易其謚號以榮成伯之言而止季孫之惡著矣

九月大雩書不時也詳見桓五年

立煬宮煬音羊去聲立者不宜立也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昭公之出季氏禱之昭公死外季氏以為獲福故立其宮書以譏之

冬十月隕霜殺菽菽經歲而後成耐寒之物也十月初寒沍霜未嚴何以能殺菽也書此以記異也

二年癸己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天火曰災言火自雉門延及兩觀也　正義曰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曰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太宰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曰象魏闕也劉熙釋名曰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懸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兩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石氏曰明堂稱魯之宮廟與天子之制同者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天子之制也傳稱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兩觀天子之禮也魯以周公之故僭天子之禮久矣春秋因其災以見之言過制以致天災也魯不敬天之戒而又新作之失禮甚矣大室屋壞御廩災成周宣榭火之類必更而新之經皆不書惟此雉門及兩觀書者惡内之不祗天變而以僭侈為所常也

秋楚人伐吳吳子誘楚師至而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守巢大夫襄陵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吳於是有吳入郢自昭三十一年書吳伐越終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亡楚介在南荒夷蠻相攻不可單錄故刪取其要如此以為伐國之戒七書楚伐僅能一克于朱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陵暴首兵之咎將微之於此而後至於禍敗失國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穀梁傳言新有故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雉門兩觀天子之制魯僭久矣既災而復作習舊而不知為非履變而不知為戒春秋因事以示貶也

三年甲午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由又切

二月辛未邾子穿卒左氏傳邾莊公與夷射音亦又夜姑飲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而敲去聲之三年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廢于鑪炭爛遂卒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莊公卒子隱公乞立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六月乃葬緩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左氏傳盟于郯修好也杜氏注郯即拔也郯淮陽軍下邳縣東八十里有郯子城宣四年平莒與郯

四年乙未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蔡侯如楚因不與子常裘佩止之三年後獻之得歸蔡病之如晉請伐楚晉請命于周於是天子之卿大合諸侯會于召陵將以救蔡伐楚也而卒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不振旅而還卒使吳乘其釁至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召陵此舉合十八國之衆而不能有為但入楚之竟而已故經書侵楚陋之也當時晉雖主之實劉子為之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之師盛於五伯未幾不幸而

劉子卒君子

蓋深悲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左氏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沈役屬楚未始通晉則何以責其不會伐蔡以晉命恃强滅

沈以之歸而又殺之甚矣它日寧免公孫翩之禍乎書以歸罪沈子嘉不能死社稷故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由又反　程子曰公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則此盟公意也故書以及　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皐鼬杜氏注許地繁昌縣東南有城皐亭

杞伯成卒于會悼公卒傳公過立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容城地闕或以為近晉

秋七月公至自會不致侵楚公以得盟為幸

劉卷卒杜氏注即劉蚠也劉子奉命出盟名陵死則天王為告同盟陸氏纂例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　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左氏傳楚為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故經稱晉以外之今晉會諸侯不為蔡伐楚蔡為楚圍而不之救而又伐鮮虞畏强凌弱也然經仍書晉士鞅衛孔圉何耶晉棄諸侯固可罪而蔡無滅國之禍輕重之異也士鞅即范鞅孔圉孔羈孫

葬劉文公文謚也趙氏曰劉文公天子畿内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地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楚圍蔡蔡求救於晉晉荀寅求貨於蔡弗得而辭蔡侯遂折名陵之謀蔡去晉求吴救吴許之冬十一月蔡以吴之師及楚戰楚師敗績囊瓦奔鄭吴稱子善救蔡也然經不

曰救者吳楚相攻非一日吳子胥宰嚭皆有謀楚復讎之志蔡人往請會逢其適吳遂假為蔡出師之名本非有救災恤隣之實故不言救囊瓦以貪殘敗國喪師又不能死故記其奔而稱人賤之也書蔡以吳子者言蔡能用吳而左右之也吳楚強弱雖不同不以夷主中夏也然自此之後吳日強遂主中國會盟矣

庚辰吳入郢 吳子救蔡伐楚春秋善之及囊瓦敗奔長驅入郢乘其國破君亡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君舍于君之室臣舍于臣之室虐及生死不義之甚狄道也春秋惡之故不書爵而舉號反而狄之也

五年丙申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公羊作正

夏歸粟于蔡 左氏傳夏歸粟于蔡以周亟急也矜無資杜氏注蔡為楚所圍饑乏故魯歸之粟

於越入吴於發聲也從其本國之自稱也猶所謂句吴也　左氏傳越入吴吴在楚也乘吴在楚而入其國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左氏傳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　劉氏意林曰意如之罪固著矣及其卒也絶之則其著也不亦彌信乎而春秋弗為也以謂定不書正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以見其受國於季氏故於是復明意如之為定之大夫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左氏傳三年秋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也五年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鮮虞白狄别種也前年秋晉士鞅與衛孔圄伐之令冬士鞅又帥師

圍之晉不能以德懷之徒數加以兵兵愈忿而愈不服經屢書之以惡晉也

六年丁酉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左氏傳鄭滅許因楚敗也許依楚楚師敗不暇救也許自隱十一年魯齊鄭入之後使許叔居許東偏成十五年遷于葉昭十八年又遷于白羽定四年又遷容城許逼鄭數為鄭所困故依楚而屢遷之近楚以圖存也六年楚為吳所敗鄭乘其敝使大夫遂滅之鄭以大夫滅諸侯而以其國君歸甚矣春秋之義以其君歸者皆名之以其失地不能死社稷之罪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左氏傳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為之伐胥靡晉使討之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

三桓欲使得罪於隣國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諫而止張氏曰奉晉命以討鄭黨亂人正也然陪臣方執國命使衛侯不聽公叔之言魯師危矣故至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左氏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二子請已謂晉人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許氏曰魯國政在大夫而家臣能強使之則家臣始擅國矣劉氏意林曰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公室以自封久矣事不成故竊寶玉大弓以逃春秋本其禍之所搆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貨能制之方復為之請於伯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為亂之效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宋樂祁聘晉其冢宰陳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使樂祁

立後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馬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宋專使來聘晉敬盟主也而晉卿范獻子與趙簡子私忿以宋使有所獻於趙故譖而執行人經稱晉人以執貶之也非伯討也執無罪徒絶鄰國之好耳況又出於大夫私意晉侯之昏庸可知宜乎權移三家而伯統絶矣

冬城中城杜氏注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穀梁又以公懼三家而脩內城然不可得而詳矣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仲孫何忌不言何闕文也鄆貳於齊故二卿帥師圍之其專甚矣

七年戊戌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左氏傳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　許氏曰伯道墮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　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終始也　名陵之會晉卿求賂諸侯皆貳齊鄭會鹹又徵會于衛將以同叛晉也是時大國惟晉鄭齊衛又數背叛相侵伐齊晉兩國相為強弱晉強則同諸侯以附晉晉弱則合諸侯以自強若會衛鄭則視之以為向背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氏傳見

上文　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齊盟鄭又盟衛同叛晉也晉景不足望齊盟鄭衛亦欲伯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西鄙齊景乘晉之衰無德以懷諸侯徒欲以力定伯不知其不可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己亥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左氏傳公侵齊門于陽州至魯陽虎用事無軍政故以侵書之而公亦以危至也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左氏傳侵齊攻廩邱之郛

曹伯露卒　靖公卒子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去年秋齊國夏來伐以魯之從晉也今年公出師報之也不為無故然至於再興師而齊未嘗懼而求平亦未聞戰魯之出師凡三月勞民已甚於齊初無損益故兩書侵皆言公志其愧也齊之師再至則兩書伐我見齊強魯弱也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左氏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瓦衛地

杜氏注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今滑州白馬縣　不曰會晉士鞅而曰會晉師重師也以其來救故公逆會之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左氏傳秋晉士鞅會成桓公周卿士侵鄭圍蟲牢鄭邑報伊闕也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為周報之遂侵衛　許氏曰抬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

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攘服則失霸何日之有報伊闕者假王命也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齊盟鄭于鹹盟衛于沙鄭衛始叛晉於是晉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雖魯亦叛晉矣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三月而葬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氏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魯為晉討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曲濮衛地杜氏注結叛晉也衛鄭既叛晉晉侵之魯亦助之曲濮之盟合謀以備晉魯也

從祀先公 杜氏注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謂將正二公之位次也石氏本此意曰文二年躋僖公此書從祀先公則魯之逆祀至此而順也馮氏謂從非訓順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曾予

問曰祫于大廟其主皆從歷代宗廟郊社之址皆有五帝山川功臣從祀之址然則從祀者蓋言隨而祭之也詳其事書曰從祀先公則昭公可知矣不言昭公内諱也昭公卒于外喪歸意如尚欲溝絶其地域不使與先君同既而止葬其墓南以是而觀則昭公未得入廟也明矣五年意如卒六年陽貨欲去三桓尚厭魯人之心始置昭公於先公之廟而祀焉爾昭公入則閔僖當祧去廟中之昭穆正矣胡氏引此說言陽貨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國人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書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

盜竊寶玉大弓　杜氏注盜謂陽虎也家臣賤故曰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穀梁以寶玉為封圭始封之圭大弓為武王之戎弓　季孫意如逐君專國如此其強也其子斯乃為家臣陽貨所

制而拘之虎欲順祀先公將享于蒲圃而殺之幸而公斂處父知以告孟孫期孟孫以兵救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將如蒲圃桓子謂林楚往孟氏得免於難陽虎刼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與陽氏戰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經不書略家臣也　寶玉大弓周公之分器魯國之重寶陽虎竊之以奔將以賂外國求容也其後虎自以不義之甚而歸之有國者不能保其世寶尚足為國乎虎之叛則略而不書分器失則不可不書也意如卒未久于斯幾為家臣所殺亦幸而免天之報施顯然若此姦憸亦可以鑒矣

九年庚子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二物先代之寶失之書得之亦書不曰盜歸寶玉大弓者盜微賤不可再見虎虎將走

齊畏齊人弗義其盜也故反之穀梁曰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六月葬鄭獻公　三月而葬速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左氏傳齊侯伐晉夷儀克之晉車千乘在中牟　救夷儀也　衛侯將如五氏　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　卜過之龜焦　衛至五氏道過中牟　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　衛侯怒晉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　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　三邑皆齊西界以答謝衛意　齊伐晉夷儀克之猶畏晉未敢遽進衛侯過中牟往助之次于五氏齊為晉所敗經不言伐而言次何也惡其伐盟主也凡言次皆緩也盖二國謀禦晉魯也然其實聲言伐晉以脅魯將侯其來求平

也故明年魯及齊平亦同背晉矣

秦伯卒 哀公卒孫惠公立

冬葬秦哀公 襄陵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寖不見於春秋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十年辛丑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注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呂氏曰及齊平我志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公穀作頰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今海州懷仁縣左氏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奉公退曰士兵之令士官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遠也

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音闢又避之

趙氏曰案經不書盟傳何得云盟蓋左氏欲以歸汶陽之田歸功夫子故為此說殊不知要而得之非聖人之正故自遽辟之已下至齊侯將享公悉不取　許氏曰昭公以來魯滋以削君行必至蓋易危也夾谷之會孔子正勝然猶至之存戒心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氏傳報夷儀也　晉人討衛而衛不服晉以非涉佗盟衛捘衛侯之手無禮遂執佗殺之以求成亦不許何晉不思衛恃齊故爾倘有以服齊則衛自來矣今圍之而不知懼徒以堅齊之從耳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鄆讙龜陰三邑皆汶陽田也案傳魯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

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以禮相見齊侯使萊人鼓譟欲執公孔子命司馬止之而折以禮齊侯愧又優施舞于幕下孔子使司馬誅之齊侯歸告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荆楚之道教寡人得罪於魯君有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想其時歸齊至此方返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言歸不言來言歸又言我我則魯所欲也今之歸田程子所謂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曰來歸使魯欲得故地縱以兵革攻伐否則厚幣巧辭以請亦未必能得聖人一言而以正勝齊侯心服内愧乃自歸之此聖人存神過化之妙有以啓其良心非智謀者倉卒所可為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圍郈郈叔孫之邑初叔孫使馬正侯犯殺郈宰公若藐弗能而使圉人殺之侯犯以不能副叔孫之命遂叛故叔孫與仲孫圍之弗克秋再圍之亦不服其强可知矣工師駟赤為叔孫謀俾侯犯事齊宣言郈中齊人將遷郈民郈民駭圉侯犯犯出奔齊人致郈犯以郈事齊及奔齊乃致郈於魯三家專魯久矣至是而家臣爭叛理宜然也今經直書大夫再帥師圍邑不出公命陪臣據邑以叛比事而觀天下事可知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使樂祁于晉晉執之八年樂祁歸卒于大行晉士鞅曰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今宋公使樂大心樂族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樂祁之子溷怒而譖于公逐之溷責大心同族不去樂大心責溷衰絰生子大心辭使宋公已怒之及溷之譖固易行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分其室五分與獵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朱

馬鬣尾以與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母弟辰使地奔以禮辟而請君止地君不聽辰亦奔 地於己之嬖不吝公之嬖則吝亦偏於私矣宋公以嬖而失二弟友愛之義固可貶辰強挾二卿而出二卿亦見脅於辰俱可罪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齊地地譜今屬鄆州平陰縣 魯定之初晉伯雖衰猶能會盟諸侯故城周之役侵楚之會皐鼬之盟鄭皆與焉及聲公即位晉伯會盟侵伐蔑然不舉故鄭始東結齊魯與晉為敵定十年會齊十一年平魯又涖盟至哀二年又與晉戰

叔孫州仇如齊 左氏傳武叔聘于齊 杜氏注謝致郈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 苦侯切 出奔陳 傳見上 劉氏曰諸侯之尊弟

兄不得以其屬通其弟云者以重書也何重乎宋公之弟辰言不能親親也暨者何及也猶暨暨也蓋强脅之也　書宋公之弟辰交譏兄弟失道也書暨仲佗石彄出奔賤大臣不能自立為辰所脅而奔亦交譏之也

十有一年壬寅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蕭宋邑　劉氏曰其出也謂之暨其入也謂之及及非不得已之言也　宋景嬖向魋公子地怒魋而出奔公之弟辰請止地公不聽忿而挾二卿亦奔無大故輕於去國固可罪何未幾四臣據宋邑自陷於叛逆其罪不可逭也書自陳者藉隣國之勢以叛陳之罪亦著矣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宋公以譖逐大心大心在曹聞宋公子地公之弟辰仲佗石彄叛于蕭自曹往從之雖不書叛其叛可知矣

冬及鄭平左傳始叛晉也杜氏注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公六年侵鄭為晉討也今及鄭平始叛晉也 平不書必關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書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襄陵許氏曰夫晉之為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離心焉者政在多門貨賄讒慝汨昏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祁也

叔還音旋如鄭涖盟還叔詣曾孫案世族譜叔還是叔弓曾孫此云叔詣誤

十有二年癸卯春薛伯定卒襄公卒君比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許規切郈三桓之邑皆為城以自固故其家臣恃險以叛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郈費成也為三家忠謀墮毀其城使無所恃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強幹弱枝之勢也二邑

己墮而成獨不服雖公圍之亦不克郈費強難克而克之成最易而不克何耶盖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俾孟孫偽不知我將不墮故公圍成弗克齊人以孔子為政饋女樂三日不朝孔子遂行所以墮都之謀終於圍成而不果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左氏傳衛公孟彄伐曹克郊曹邑還　又重十三年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費費季氏之邑三家不慎於禮擅城其邑雖欲墮之而不從卒受其害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攻入公之側幸而伐之勝二子奔齊遂墮費家臣屬邑在國内而強悍不能制其亂極矣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黄齊地杜氏注盟結叛晉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成孟氏之邑公歛處父先謂孟孫以為保障而不欲墮之故公圍之弗克郈費不易克二子皆墮之公圍成弗克其不足與有為也成國内之邑而書至者臣強君弱其危甚矣無異於外也

十有三年甲辰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垂葭衛地一名郥古有郥亭今屬濟州　閒反氏高平鉅野縣齊侯衛侯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為之援

夏築蛇淵囿書不時也　許氏曰魯政不脩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已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圍成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

大蒐于比音毗蒲夏蒐非時 大蒐于比蒲凡三 昭十二年此年十四年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衛大夫連年專伐書以惡之 巳見前十二年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案傳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舍諸晉陽 鞅邑 午歸告其父凡皆曰不可衛以是故與邯鄲親而寘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齊必來報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之好不絕如之而歸之晉陽趙孟不察其謀怒而殺午趙稷 午之子 涉賓 午家臣 以邯鄲叛俾司馬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 午之母荀寅姊妹也 寅范吉射之姻也 荀寅子娶吉射女 以殺午故伐趙氏鞅奔晉陽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經書曰叛人臣不當專土也 入者不順之名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躒言於晉侯曰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

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二子敗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此書法與上同三叛臣之罪均也皆强悍不知有君晉室自是微矣　朝歌晉地衛州衛縣西有朝歌城南有牧野

晉趙鞅歸于晉

左氏傳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宫蘇氏曰鞅寅吉射之叛其罪均也鞅以有助故得復韓魏與范氏中行氏相惡令乗其隙告公伐之而請復趙欲使二子益怨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鞅之言歸寅吉射既出則無難也　晉國載書始禍者死鞅之欲益衛貢殺邯鄲午非始禍乎晉侯既不能致辟於鞅反從韓魏之請俾已叛者復歸于晉無政刑矣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歸易辭也叛而歸言其自如亂之甚也

弑其君比胡氏曰稱國以弑當國大臣之罪也比弑而惠公更立又名寅

十有四年乙巳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左氏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謂文子能執臣禮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趙陽趙黶孫親富不親仁胡氏曰衛侯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戌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音歸左氏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頓子小邾欲事晉背楚陳附楚者也故又絕其好頓子知慕中夏盟主而事之其好尚固可取也殊不思晉之伯衰諸侯俱叛一旦楚陳來伐誰能救之坐待其亡以取困辱公孫佗人以中國之大夫而從荆楚以滅人之國其惡甚矣以頓子歸不言歸陳歸楚蓋以二國滅人之惡為重故不暇别以歸何國也頓子書名責其不能死位無復國之志也

夏衛北宫結來奔左氏傳北宫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吴于檇李吴子光卒檇公羊作醉檇李吴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左氏傳吴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

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足大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若滋去疾莫如盡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許氏曰書檇李之敗用見吳光玩兵滅身以為殘民伐國之戒　書越敗吳下曰吳子光卒隱然示光因敗傷而卒也不言爵不言師不言戰皆所以外而略之也書敗者詐戰也哀元年吳子敗越吳越不告故魯史冊不書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左氏傳晉人圍朝歌以范中行氏據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即牽地謀救中行氏 三國之君同為范中行為會而助不衷故至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曹地左氏傳范氏故也 許氏曰齊魯宋衛崇獎逆亂謀動干戈大義亡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市軫切 石尚稱名固知為天子之士而非大夫然亦當稱王人君既不以禮使之尚亦以非禮行故書名以貶之也脤祭肉也腥曰脤熟曰膰禮助祭則受胙天子於諸侯固有歸脤之禮魯未嘗助天子之祭而天子遣使越千里而歸脤非禮也經特書以示譏焉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劉氏權衡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氏叙蒯聵欲殺夫人夫人啼而

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出奔宋子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盖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出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名宋朝内則逐公叔戍趙陽彼不恥名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眞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入其家使眞其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辠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弑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哀二年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亦書世子同此義張氏曰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録也不然春秋至趙鞅之納猶與以世子

之名何哉

衛公孟彄出奔左氏傳衛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奔鄭自鄭奔齊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辰嘗奔陳自陳入于蕭以叛今又自蕭奔魯魯不惟不能討又從而容受之何耶

大蒐于比音毗蒲大蒐于比蒲凡三詳見前年　邾子來會公方蒐而邾子來會則知公在蒐所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久不屬公皆季孟為之也邾子來不以朝禮故但書來會而蒐又非宜會之處故明年邾子復來朝魯

城莒父音甫及霄莒父霄魯二邑杜氏云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　此年無冬史闕文

十有五年丙午春王正月邾子來朝左氏傳邾隱公來朝邾子益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公羊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漫徧也徧食其身杜氏注不言所食舉死重也趙氏曰予早年嘗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兵于會稽時有水旱癘疫之苦至明年牛災小鼠能螫牛才傷皮膚無不死郊天子祭天地也魯僭禮屢致災變神不享非禮可知矣而當時君臣不悟猶改卜牛聖筆因事書之以志非禮致變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楚滅胡書楚子爵其胡子豹書名罪在豹也吳入楚胡子乘亂盡俘其邑之近者以歸小國不安分而暴虐若此楚既定又不事楚是自取滅亡故楚子滅之罪不在楚也又不能死位而楚以之歸亦當書名貶之也

夏五月辛亥郊公羊傳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三卜不吉已見神不饗非禮而又再三瀆之瀆則不告矣雖二吉猶不當為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宫名不薨于路寢非正也襄陵許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以正終也内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焉者唯莊宣成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順命之變又何求焉

鄭罕達帥師伐宋左氏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邱老邱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在哀十二年公子地奔鄭宋鄭之間有隙地六邑彌作頃邱玉暢嵒戈錫子産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鄭人將以處公子地故伐以取之許氏曰宋大國也資王伯之餘業至于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魋為之也無競維人豈不信哉

齊侯衛侯次于渠篨公羊作蘧篨　左氏傳齊侯衛侯次于蘧挐女居切　謀救宋也　齊宋去年方會今為宋出次緩辭也不書救不誠于救也

邾子來奔喪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自周之衰諸侯廢此禮邾滕近魯之小國魯定公之喪邾子來奔喪及葬滕子來會葬以天子之禮待列國非正也自是諸侯奔喪由邾子始然不過以强弱利害行之耳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劉氏曰此要為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公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為夫人耳石氏曰其為妾也故其歸不𦆱不迎不至子未成君也故其死不薨不謚不葬不小君也纂例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著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邾子奔喪滕子會葬皆非禮也以見大國恃力而小國因事以求說也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於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利害强弱為國者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昃乃克葬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 巳定丁巳日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葬非禮也無雨備故待霽而後葬葬與宣八年葬敬嬴同書實事以示譏也

辛巳葬定姒 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非夫人而書葬定姒宜矣

冬城漆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則此城漆者庶其邑也魯嘗受叛人規叛邑令城而固有之非義也張氏曰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隣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啓隣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吴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讀春秋編卷十一

讀春秋編卷十二

宋 陳深 撰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定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丁未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侯圍蔡左氏傳楚子圍蔡報栢舉也定四年蔡人男女以辨男女各別係累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使徙國江之北汝之南蔡於是請遷于吳楚既還蔡更叛楚就吳

隨漢東之國自楚武見伐之後不復見者一百四十餘年未嘗列諸侯之會盖世服於楚也吳師入郢楚子奔隨而隨獨免之卒復楚國故德之而使列於諸侯今得見於經定六年許為鄭所滅未久復見楚封之也經

不書不與中國制在强楚也　楚師還蔡經止書圍蔡

蓋蔡甞以吳師入楚幾亡其國楚復讎之事可恕也故

書楚子圍蔡而稱

爵恕楚之辭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春秋書郊終於此

魯郊非其禮而又

非其時故牲被災害比比有之經削而不書則無以見

其失禮盡書之則有不勝書故聖筆因其變而志其失

以示

戒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氏傳齊侯衛侯次于乾侯救范氏

也師及魯師齊師衛孔圍鮮虞人伐

晉魯不書非公命取棘蒲晉地　許氏曰霸主奉王以

正天下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

之無霸也王道既盡霸統復

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定十四年邾子來會十五年邾子來朝其年定公薨邾子來奔喪邾之事魯甚謹定公喪甫朞而仲孫何忌伐邾書之以見內惡也

二年戊申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火虢反又音郭東田及沂西田左氏傳春伐邾將伐絞邾邑 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襄十九年魯嘗取邾田自漷水令三卿帥師伐邾又取漷東沂西之田三家伐國非君意取田以入己私也經列書之以彰其惡魯兩納邾叛人邑三取其田幾何而不盡也三家恃强凌弱不道甚矣以中國伯衰故無所忌憚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音鉤邾地 春秋

書盟止此自是内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　劉氏曰曷為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　三家政由己出既取邾田又强要之盟邾何敢弗從紓其滅亡幸矣經列書之以著其惡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靈公卒世子蒯聵出奔在外聵之子輒立

滕子來朝　滕來朝凡四今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經書衛世子本其當立也書納于戚不于衛輒拒父之惡不言自著矣聵雖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後欲立郢郢辭遂止及公卒而聵之子輒立則立輒非君命也使輒知其命之非正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順而國定矣奈何輒貪國而不知有父堅拒其入聵居戚十三年因孔悝之臣乃得入而輒始奔魯是滅其天性絶其天倫不可立於天壤閒矣尚何足以君國乎經

書鞅納衛世子鞅不降書人得無貶焉則知所納善也與晉人納捷菑于邾者異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衛地在戚城南 左氏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即罕達子般駟宏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即鞅衛太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肩斃踣也於車中獲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皆言帥師其衆敵也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晉趙鞅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兩不足書侵伐無客主也罕達送輸而趙鞅禦之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七月而葬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氏傳吳洩庸如蔡

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駟以說于吳言不時遷駟之所為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君辭楚圍蔡蔡降使疆于江汝楚師還又背楚請遷于吳吳許之又悔吳以師臨蔡蔡侯懼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於是徙于州來書大夫而稱國以殺君與用事大夫擅殺之也蔡悔請遷及吳師入委罪於人自此誰為盡忠以謀其國宜乎上下危疑旋致禍敗也

三年己酉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左氏傳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鮮虞也衛石曼姑為衛輒圍戚而書齊國夏先之者子不可以加父臣不可以加君也特書以誅其惡許氏曰觀乎蒯聵之亂則齊景之不霸可知矣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地震凡五詳見文九年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左氏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宫名火踰公宫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親盡則毁桓僖不毁非禮也三家以出於桓而立於僖以是為恱者桓至此十世僖至此七世矣僭而存之瀆禮之甚天變豈虛加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公羊作開陽　杜氏注魯黨范氏啓陽今琅邪開陽縣　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元年鼠食郊牛三年地震宗廟災變異之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鋌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髠帥師

伐曹以十年宋大心奔曹而助之故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左氏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桓子之寵臣曰無死南孺子之子季桓子之妻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則肥季康子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名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康子聞桓子有遺男不須遽請退當令鞠育之俟其長而還以位則善矣正常言未幾而奔公使共劉視之則已殺之矣康子偽勇於退而使人戕之也貪位而忍心如此不義甚矣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杜氏注公子駟之黨放公孫獵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惠公卒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去年伐邾取田與邾子盟今年又圍邾皆叔仲貪利忘信也經詳書以志其惡

四年庚戌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氏傳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承音懲楚音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即公孫霍蔡侯誑吳乃委罪執政以說人心危疑又將如吳大夫懼其復遷公孫翩逐而射之卒蔡人殺翩公孫辰奔蔡殺公孫姓公孫霍疑皆翩之黨也翩之黨猶名則翩非微者也非微者而稱盜蓋一旦竊

發爾國君行有軍從居有衛兵而為盜所殺其君之不道可知矣胡氏所謂變文書盜以警有國者之君也書盜殺蔡侯申繼書公孫辰出奔見辰亦與聞乎弑畏人疑之而自逸耶經去其官亦微見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許氏曰天下無霸故宋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蔡侯既為盜殺未久主殺二大夫者誰與當時用事之臣也故前輩疑蔡下闕一人字蔡人殺二大夫以其翩之黨春秋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專殺大夫之罪書之盖以其黨罪未明而失刑耳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河南山北楚使謂陰地之命大夫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少習商嶺武關以聽命趙鞅曰晉國

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戎蠻子以畀楚師經書晉人䏙之也戎蠻失地窘窮奔于晉之河南山北楚人求之晉人詐執之不仁也執而歸之楚不義也以中國之霸主而歸夷狄之俘不競至此可哀也已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畀宋人令晶云歸于楚胡氏謂猶京師楚也畏楚之強也呂氏曰春秋之世諸侯視強弱相侵伐以相取下動失其正人理絕滅不道之甚也

城西郛魯城西郭以備晉也。

六月亳社災亳即殷也亳社殷社也殷都于亳武王克商而班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社者封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天火曰災亳社災屋之故有此災此制計必始于湯也亡國之社災變之大也書之以記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卒　頃公卒隱公虞毋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　辛亥　春城毗　毗魯邑城之以備晉也　魯不能親仁善隣連年懼晉城邑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十五年又城漆哀三年城啓陽去年城西郛今年城毗明年又城邾瑕勞民以興土功經屢書之以示貶也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氏傳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齊侯杵臼卒　左氏傳齊燕姬生子　燕姬景公夫人生嫡子不成而死　未冠不成人

諸子鬻姒　景公妾　之子荼嬖　荼即安孺子　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

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欲立荼未發姑以此塞大夫之請公疾使國惠子國夏高昭子高張立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黚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閏月喪事不數葬齊景公非禮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文七年不告月此年葬齊景公㕍皆譏其變常也　春秋不書閏月此其書閏何也喪事不數閏譏其閏月葬也

六年壬子春城邾瑕　杜氏注任城亢苦浪又音剛父縣北有邾婁城今濟州任城縣地也劉氏曰或邾之瑕也或曰內邑也　魯自背晉數年間凡八城邑懼晉來伐以嚴守備勞民極矣未聞修德布政以

自力經屢書之以示貶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氏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吳伐陳 左氏傳吳伐陳修舊怨也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 陳大夫 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 哀二年 侵陳今又復修舊怨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氏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言諸大夫將棄子之命子早圖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禍子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陳乞將立陽生乃與諸大

夫謀先逐高國高國去陳乞弑君之謀得肆矣高國並
為世臣一時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陳乞諂
事而不察其詐謀反覆卒
墮其術中故書名以罪之也

叔還音旋會吴于柤 柤楚地 叔還以吴在
柤故往會之始結吴好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
卜退不吉將戰王有疾卒于城
父子
章立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弑其君荼 書齊陽生入于齊
繼書陳乞弑其君
荼見陽生與聞乎故也陽生已奔魯何為而遽入于齊
陳乞名之來也乞名之來匿於其家將以之為君也以
之為君必去荼也荼之弑乃陽生令朱毛遷於駘而殺
諸野幕之下經何以書陳乞弑其君荼陳乞以計出高

國意在立陽生高國去乃名陽生入則首禍者陳乞也豈非乞弑荼乎加陽生以弑君之罪則陳乞弑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弑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然陽生不書公子者以其廢父命篡荼以自立是自絶于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稱齊陽生者程子謂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癸丑春宋皇瑗帥師侵鄭左氏傳宋師侵鄭鄭叛晉也定八年鄭始叛老邱之役定十五年鄭以宋公子地來奔欲取地以處之故伐宋搆怨自此始至是宋侵鄭此後各取其師以逞其暴是時伯衰故恣其所為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左氏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夏公會吴于鄫才陵切鄫今琅邪鄫縣　左氏傳夏公會吴于鄫吴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吴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吴人弗聽景伯曰吴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　吴恃强大欲霸中國魯會吴于鄫徵百牢景伯以周禮折之弗聽魯以吴棄禮知其不能霸也

秋公伐邾八月已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季康子欲伐邾饗大夫謀

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康子不樂而出康子為景伯道破伐小國不仁乃推公伐無故而入人之國處其宫晝夜掠此何異大盜魯以禮義之國而忍為之是皆季孫恃强凌弱貪利專恣而無忌憚也明年吳為邾來伐齊人來取二邑自貽其辱然後乃歸邾子益于邾始懼吳齊矣經書而不諱以示戒於後也邾子益何以名以其虜服也不言滅者邾既滅茅夷鴻保於茅請救于吳故明年吳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氏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八年甲寅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此滅曹也其不言滅何也

曹伯陽好田弋曹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曰宋公入曹而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宋去冬築五邑於曹郊圍之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趙氏曰經不書殺故宜略之

吴伐我 吴為邾故來伐不言四鄙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吴師首克武城克東陽進舍於五梧明日舍于蠶室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吴人行成盟而還魯恥城下之盟因諱而不書也

夏齊侯取讙及闡 讙濟北蛇邱縣西有下讙亭今襲慶府龔邱縣闡魯闡鄉漢為剛縣故城在龔邱縣 左氏傳齊悼之來也季康子以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康子叔父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

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取讙及闡 程子曰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之 許氏曰外取邑不書以即歸我故書之也

歸邾子益于邾 齊侯以康子不與季姬又邾子齊甥魯執之以歸齊使吳請師將以伐我故懼而歸邾子秋及齊平且逆季姬以歸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僖公卒閔公維立

齊人歸讙及闡 左氏傳季姬嬖故也

九年乙卯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杜氏注雍丘縣屬陳留今開封　鄭武子賸即罕達嬖許瑕許其外取邑故許瑕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　趙氏曰悉俘之曰取取者得之稱　任氏曰取者腹背受敵無所逃命而惟我之所得也春秋未嘗書取某師惟宋鄭二事而已或以取字即敗字之誤　鄭罕達輕許嬖人以利而動擅弄兵以圍人之邑徒喪師敗律以殘民命罕達之罪也

夏楚人伐陳左氏傳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杜氏注報雍丘　冬十月

十年丙辰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左氏傳邾隱公來奔齊齊甥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左氏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地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常山劉氏曰公會夷狄伐中國諸侯具文可見其罪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公會吳伐齊齊人弑悼公以說而以疾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弑君之罪而以卒書胡氏謂不忍以附吳之賊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入邾以其君來齊侯取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魯懼而歸邾子齊歸讙及闡使使辭師于吳吳子怒反約魯伐齊魯畏吳不敢不從遂伐齊南鄙師于鄎齊用事諸臣竟不思禦之之道遽弑悼公以說于吳使齊戰而敗績危在旦夕亦不可行弑逆以抒難意悼公猜忍而無人君之度其用事大臣必有疑忌或悼公欲殺用事者以說而謀泄反為用事

者弑之以解兵禍齊之臣子其罪固不可勝誅矣而經止以卒書者不忍中國之君為吳夷來寇而罹此凶也如是書法斷自聖心此游夏不能贊一辭也

夏宋人伐鄭宋去年春取鄭師秋又伐鄭今年夏又伐鄭春秋惡其修怨不已悉書以示貶

晉趙鞅帥師侵齊左氏傳趙鞅帥師伐齊取犂及轅犂一名隰皆齊地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齊方有喪晉人伐之非禮乘間以竊利耳經書實事以見其罪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悼公弑簡公壬立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彄蒯聵之黨輒方拒父何敢歸也必齊納之也

薛伯夷卒惠公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左氏傳冬楚公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吳季札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盖九十餘矣劉氏曰推驗季子年僅百歲彼其清高不汚寧貪將亂國之兵者邪似異時事傳附著為說耳春秋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吳救陳何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以吳純用貪亂之道也楚伐陳列國坐視而不敢救楚伐而吳救之故變而書號而傷中國之衰故書救亦止於此也

十有一年丁巳春齊國書帥師伐我齊國書伐我為前年公會吳伐齊師于鄎

故冉求為季氏宰勉季孫主乎戰以禦齊師及齊師戰于郊冉求之師能用矛入於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遁　胡氏曰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夏陳袁左氏穀梁作轅頗破可反又平聲出奔鄭　左氏傳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封內之田悉賦稅之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鑄鐘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　許氏曰春秋書袁頗之奔所以為人臣附上以刻下托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案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甲戌戰于艾陵展如吳大夫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吳大夫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邱明陳書東郭書革車

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公再會吳伐齊戰于艾陵不言公者公與上伐不與下戰也公何為不與戰齊主與吳戰不為魯也獲齊國書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國書為志乎此戰也云爾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左氏傳衛太叔疾即世叔齊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疾在宋處巢死焉

十有二年戊午春用田賦左氏傳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卯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

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此賦歛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　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丘為不足也於是更用田賦藉井而取之不待及丘此非禮也古者蓋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何氏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歛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歛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强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者也宣公初稅畝而既益其稅矣成公作丘甲而又增其賦矣於此又欲變而別以田為賦則歛愈重而民愈困

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夫人吳女也其曰孟子諱取同姓也吳與魯同姓在禮娶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所以厚別也昭公之取孟子徒欲一時結好強吳以去三家悖禮甚矣春秋隱之來不書至卒不書薨葬不夫人不謚不小君皆諱同姓也何則書至必曰夫人某氏至自某孟子則不可言姬氏至自吳也書薨必曰夫人某氏薨孟子則不可曰夫人姬氏薨也書葬必曰葬我小君某氏孟子則不可曰小君姬氏也言婦人之字必配之姓孟子不可謚曰昭姬此所以但書曰孟子耳然雖為君隱其實亦不可揜矣

公會吳子于橐 章夜反一音託 臯 橐臯在淮南逡遒縣東南今廬州慎縣 左氏傳公會吳

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鄫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尋而溫之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往年會鄫今又會橐皋經據事而書譏公復與夷會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鄖在海陵今泰州城下左氏傳吳徵會于衛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以衛先時殺吳行人欲執之以子貢言乃舍衛侯趙氏曰案上文公自會吳于橐皋不言宋衛同會若實同會即當書之又若四國同會如何三國盟而獨辭吳乎吳力猶能因衛侯三國敢拒之乎故知此傳謬甚矣經文衛不與吳會即子木子貢之言並無所施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左氏傳宋鄭之閒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

人為成曰勿有是（約二國俱棄之定十五年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冬溫而螽生書以紀異也）

十有三年（己未）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宋向巢帥師伐鄭圍嵒鄭罕達救嵒師師圍之腹背受敵無所逃焉惟我所得而已故曰取宋師報雍丘之役也二國取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陳留封丘縣有黃亭近濟水地譜東京開封縣有黃池）

左氏傳夏公會單平公周卿士不書尊之也不與會晉定公吳夫差于黄池黄池之會吳晉爭長左氏以為先晉非也國語以為先吳外傳又謂吳以甲三萬脅晉而先之是也蓋是時晉霸已衰不主諸侯者二十四年宋之會襄二十七年楚已先晉矣陵遲至此夫差擅强氣吞區宇中國愈不能抗故此會宜乎吳主之也書公會晉侯及吳子者言及者吳主會而晉侯及之也諸夏衰而同于吳也然不曰會吳子者吳終不可主乎中國也此上屢書吳但舉號此進之子何耶晉諷吳僭王宜曰吳公吳從之以其知過故進之以爵亦所以見中國之衰書晉在上而及吳子所以抑吳人之横也抑狂僭存中夏聖人之意微矣公羊謂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吳人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想斯時大小諸侯畢至惟宋不至故吳會後伐之然止書魯晉會者聖筆削之也削之者不與吳人之主中夏也自

此世愈降而愈下其亂極矣宜乎明年聖筆絕於獲麟也其時吳方強恣先會諸侯不知越已乘虛而入吳矣吳子歸及越平終子胥三年吳始弱矣之語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陳即吳故楚屢伐之今以越入吳吳亂不救故又伐之

於越入吳左氏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越二大夫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聞之自剄七人於幕下以絕口吳子方會諸侯于中州越乘其無備而入

胡氏曰吴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黄池之會遂主夏盟可謂强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吴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許氏曰晉以范中行難伐衛伐鮮虞閒齊之難而一侵之又再侵衛而諸侯卒莫之宗者惟其國無政也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益玩而頓矣此王霸道盡之時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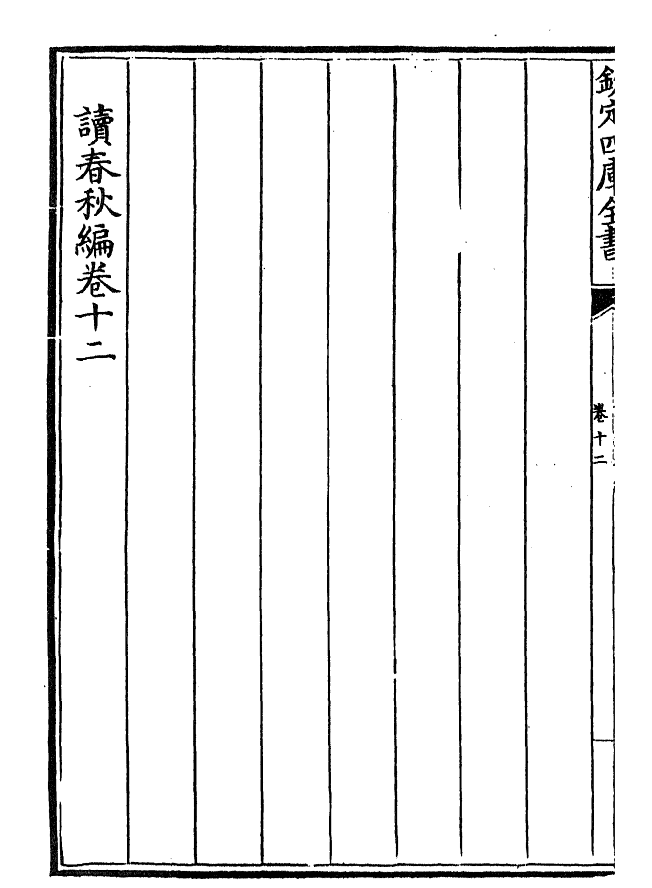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彗星也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次見于旦也旦則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除舊布新之妖其兆於東方乎

盜殺陳夏區音謳夫

十有二月螽呂氏曰此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又比年十二月螽陰陽錯亂之甚當世君臣亦可以自省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之應也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年三螽則見其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故春秋以大歛之顛終也

十有四年庚申春西狩獲麟杜氏注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左氏傳西狩于大野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車子微者鉏商名以為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故怪之虞人掌山澤之官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詩釋文麟麕身牛尾馬足一角角端有肉毛蟲之長不踐生草不履生蟲音中律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杜氏曰子曰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盖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虚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絶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終也麟仁獸也出非其時不幸以狩獲而罹害夫子烏得不感歎而傷之乎故春秋于是終焉嗚呼春秋之季亂至極矣禮義泯絶綱紀紊亂中國益微强暴益横淪而至戰國矣孛見而麟獲文中子所謂仲尼申天道以戒周敝除舊布新之妖其兆於東乎王者之嘉瑞其獲於西乎於是乎絶筆



讀春秋編卷十二